

佛說木槍刺脚因緣經第六

聞如是。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。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。世尊晨旦。著衣持鉢。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圍遶。共入羅閱祇城乞食。家家遍至。見此里中。有破剛木者。有一片木長尺二。迸在一邊。於佛前立。佛便心念。此是宿緣。我自作是自當受之。眾人聞見。皆共聚觀。大眾見之。驚愕失聲。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。使眾人見。信解殃對。不敢造惡。佛便踊在虛空。去地一刃。木槍逐佛。亦高一刃。於佛前立。佛復上二刃三刃四刃。乃至七刃。槍亦隨上七刃。世尊復上高一多羅。槍亦高一多羅。佛復上乃至七多羅。槍亦隨上。立於佛前。佛復上高七里。槍亦高七里。佛復上高十里。槍亦如是。佛復上高一由延。槍亦隨之。佛復上

七由延。槍亦上隨之。佛於空中。化作青石。厚六由延。縱廣十二由延。佛於上立。槍便穿石。出在佛前立。佛復於空中。化作水。縱廣十二由延。深六由延。於水上立。槍復過水。於佛前立。佛復於空中。化作大火。縱廣十二由延。高六由延。於焰上立。槍亦過焰。至佛前立。佛復於空中。化作旋風。縱廣十二由延。高六由延。於風上立。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。佛復上至四天王宮殿中住。槍亦來上至佛前立。佛復上至三十三天上壁方一由延琉璃石。佛於上立。槍亦來上在佛前立。佛去後。四天王相告曰。佛畏此木槍。槍亦逐不置。皆共僉然不悅。從三十三天化去。至焰天。焰天化去。至兜率。兜率化去。至涅槃羅他。涅槃羅他化去。至婆羅尼蜜。婆羅尼蜜化去。至梵天。木槍從三十三天。以次來上。乃至梵天。

於佛前立。諸天皆相謂曰。佛畏此槍捨走。然槍逐不置。爾時世尊。與諸梵天。說自宿緣法。從梵天還。至婆羅尼蜜。婆羅尼蜜下至涅槃摩羅他。涅槃摩羅他下至兜率。兜率下至焰天。焰天下至三十三天。三十三天下至四天王。四天王下還至羅閱祇。所過諸天。皆為說宿緣法。槍亦復從上下至羅閱祇。佛亦為羅閱祇人。說宿緣法。佛與比丘僧。出羅閱祇城。槍亦尋佛後。國人盡逐佛出城。佛問眾人。汝等欲何至。眾人答曰。欲隨如來看此因緣。佛語眾人。各自還歸。如來自知時節。阿難問佛。如來何以遣眾人還。佛語阿難。若眾人見我償此緣者。皆當盟死墮地。阿難便默。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。自處己房。勅諸比丘。各自還房。各受教還房。阿難問佛。我當云何。佛語阿難。汝亦還房。阿難即還。佛便心念。是緣我宿自造。

必當償之即取大衣。四疊褰之。還坐本座。佛便展右足。木槍便從足跌上下入。徹過入地。地深六萬八千由延。過此地至水。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。過水至火。火高六萬八千由延。至火乃焦。當爾時。地六反震動。阿難諸比丘。各自心念。今此地動。槍必刺佛脚也。佛被刺已。苦痛辛疼痛斷氣痛。阿難即至佛所。見佛脚槍刺瘡。便悶死倒地。佛便以水灑阿難。阿難乃起。起已禮佛足。摩拭佛足。嗚佛足涕泣墮淚曰。佛以是脚。行至樹下降魔。上至三十三天。為母說法。世尊金剛之身。作何因緣。為此小木所害乃爾。佛語阿難。且止勿憂涕泣。世間因緣。輪轉生死。有是苦患。阿難問佛。今者瘡痛增損何如。佛語阿難。漸漸有降。舍利弗將諸比丘僧。來詣佛所。稽首佛足。禮已一面住。舍利弗問佛。不審瘡痛增損云何。

佛報舍利弗。瘡痛漸漸有損。爾時比丘眾中。漏未盡者。見此瘡。皆悲喚號泣曰。世尊大悲。無物不濟。而云何有此痛緣也。佛語此等比丘。且止莫涕。我乃先世自造此緣。要當受之。無可逃避處。此對亦非父作。亦非母作。亦非王作。亦非天作。亦非沙門婆羅門所作。本我自造。今自受之。諸漏盡神通者。各自默然思惟。佛往日曾所說偈曰

世人所作行

或作善惡事

此行還歸身

終不朽敗亡

耆婆聞佛為木槍所刺。涕泣至阿闍世王所。阿闍世王曰。卿何以涕泣。耆婆答曰。我聞佛為木槍刺脚。是以涕耳。阿闍世王。聞此語。便從床上。悶死墮地。良久乃蘇。舉宮內外。咸皆驚怖。王起涕泣。勅諸臣曰。速疾嚴駕。欲至佛所。諸臣受教。即便嚴駕。白王曰。嚴駕

已訖。王即便上車出羅閱祇城。城內四姓宗族。清信士女。聞佛為木槍所刺。王與弟耆婆。及此人眾。百千圍遶。共至佛所。下車脫冠。解劍退蓋。步進詣佛。佛右脇側臥。王禮佛已。手捉佛足。摩扞口鳴。自稱國號姓名曰。摩竭王阿闍世。問訊世尊。瘡痛寧有小損不。佛報阿闍世。當使大王。常得安隱。長壽無病。王當治以正法。莫行非法。佛便命王使坐。王即就座。王問佛言。我從如來所聞。佛身金剛。不可毀壞。不審今者何為此木槍所刺耶。佛告王曰。一切諸法。皆為緣對所壞。我身雖是金剛。非木槍能壞。宿對所壞。於是世尊。即說頌曰

世人所為作

各自見其行

行善得善報

行惡得惡報

是故大王。當學捨惡從善。惡駭不學問。未識

真道者。戲笑輕作罪。後當號泣受。是故大王。不可以戲笑作罪。王當學如是。王語耆婆。汝合好藥。洗瘡呪治。必令時差。耆婆曰諾。耆婆即便禮佛洗足。著生肌藥已。復讀止痛呪。耆婆出百千價鬻。用裹佛足。以手摩足。以口鳴之曰。願佛老壽。此患早除。一切眾生。長夜之苦。亦得解脫。即起禮佛。於一面住。佛於是為阿闍世王一切眾會故。說四諦法。何謂四諦。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盡道諦。是為四諦。說是時。六十比丘。得漏盡意解。萬一千人。得法眼淨。王於是辭曰。國事多故。欲還請辭。佛言。可宜知是時。王即起。稽首佛足。遶三匝而歸。諸眾亦各禮佛。遶三匝而還。於是暮夜半。有七天人。人人能出百種音聲。來詣佛所。稽首佛足。遶床一匝而立。一天白佛。瞿曇沙門。如師子受瘡。能忍苦痛。不告他人。

一天又曰。瞿曇沙門。如象受瘡。能忍苦痛。不語他人。一天復曰。瞿曇沙門。如犍牛號時。亦不覺苦痛。一天復曰。瞿曇沙門。如水牛號時亦不覺痛。一天復曰。瞿曇沙門。如八臂天王受瘡。能忍苦痛。一天復曰。瞿曇沙門。如寶馬不覺苦痛。一天復曰。瞿曇沙門。審諦清淨。不覺苦痛。第一天曰。佛人中師子。人中象。人中犍牛。人中水牛。人中八臂天王。人中寶馬。人中審諦清淨。世尊如此等。能忍苦痛。此輩愚耐痛。世尊以慧耐不如外學梵志。已過中年。懈廢取婦故望度苦。無由得度。何以故。不能究竟故也。如來法中。清淨究竟。斷諸愛欲。滅盡涅槃。如此乃度三界穢海也。何以故。是輩心意正定。從四諦求涅槃故也。天於是以偈頌曰

凶獷難降伏 癡疑無定智

志荒處野露

不度生死淵

定智除凶愚

調意眾縛解

志寂無狂惑

是度生死海

於是天說偈已。佛默然可之。諸天見佛默然知為可意。即稽首佛足。遶三匝已。忽然化去。至清旦佛語舍利弗。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。爾時有兩部賈客。各有五百人。在波羅奈國。各撰合資財。欲嚴船渡海。裝揀已訖。解繫張帆。便引而去。乘風徑往。即至寶渚。渚上豐饒。多有衣被飲食。床臥坐具。及妙姝女。種種雜寶。無物不有。一部賈客主語眾人曰。我等以資財故。勤身苦體。渡海至此。所求已獲。今當住此。以五樂自娛。第二薩薄。告其部眾。此間雖饒眾寶五樂姝女衣食無乏。不當於此久住。是時於虛空中。有天女。慈愍此輩賈客。欲使從心所願。多得財寶。無為還歸。便於空

中。語眾賈人曰。此間雖有財寶五樂姝女衣被飲食。不足久住。當早還去。何以故。却後七日。此地皆當沒水。語訖化去。復有魔天女。意欲使此賈客於此沒盡。不得還歸。於空中告曰。卿等不足嚴駕欲還去。此間快樂。極可娛樂。此地初無水至。設當有水至此。此之眾寶。飲食衣被。姝女五樂。何由而有。前天所說。水當沒此。皆是虛妄。不足信之。說已化去。第一薩薄。聞天女語已。勅其部眾。卿等勿復嚴駕欲得還去。莫信前天所說。此是虛妄耳。此間快樂。五欲無乏。閻浮勤苦。正欲求此。今已得之。何緣復去。第二薩薄。還告其眾。卿等莫貪五樂於此久住。却後七日。水當滿此。速疾市買。裝駕治船。前天所說。至誠不虛。設七日無水。猶當治嚴還去。豈可捨本父母妻子乎。若當却後七日。水不至者。便當於

此五樂自娛。然後徐歸。若水審來如前天所說者。治嚴已竟。去復何難。佛語舍利弗。却後七日。如前天所言。水滿其地。於時第二薩薄。先已嚴辦。水至之日。所將部眾。即得上船。第一薩薄。先不治嚴。水至之日。與治嚴者爭船。船主護之。不令得前。便著鎧持杖。共相格戰。第二薩薄。於船上以鏃（麤官反）鉞鏃。第一薩薄。脚徹過即便命終。佛語舍利弗。汝知第一薩薄者不。則地婆達兜是。第二薩薄以鉞鏃第一薩薄者。則我身是。爾時第一賈客眾五百人者。則今地婆達兜五百弟子是。爾時第二賈客五百眾者。則今五百羅漢是。爾時第一天女者。則舍利弗是。爾時第二天女。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門弟子是。佛語舍利弗。我往昔作薩薄。貪財分死渡海。與彼爭船。以鏃鉞鏃彼薩薄脚。以是因緣。無數千歲。經地獄苦。

於地獄中。無數千過。為鏃鉞所刺。無數千歲。墮畜生中。為人所射。無數千歲。在餓鬼中。上鐵錐樹上。今雖得如來金剛之身。以是餘殃故。今為木槍所刺。爾時世尊。說宿緣偈曰

先世作薩薄 乘船行渡海

兩賈共爭船 以鏃鏃彼脚

以是因緣故 地獄受鏃苦

為畜常被射 餓鬼上錐樹

今已成佛道 愍念眾生故

雖得金剛身 不免於木槍

因緣終不滅 亦不著虛空

當護三因緣 莫犯身口意

今我成尊佛 得為三界將

阿耨大泉中 自說先世緣

佛語舍利弗。汝觀如來。眾惡已盡。諸善普備。諸天龍神。帝王臣民。一切眾生。皆欲度之。

猶不免此對。況復愚冥未得道者。是故舍利弗。當護身口意。莫犯是三事舍利弗。汝等當學如是。佛說是已。舍利弗。歡喜受行。

佛說興起行經卷上